

《新约》是各种古代多神教故事的混合体（大杂烩）：



遗憾的是，原文有些难以辨认，可能是因为多次抄写所致，因此这里提供一个更清晰的版本——并顺理成章地直接翻译如下。所以

5000年前的荷鲁斯：

- # 由一位处女所生
- # 东方之星
- # 在水面上行走
- # 治愈病人
- # 使盲人重见光明
- # 被钉在十字架上
- # 死了三天
- # 从死里复活。

类似的情况还见于

3200年前的密特拉教

2900年前的克里希纳

2500年前的狄俄尼索斯，
源自伊朗、印度和希腊

我认为，关于耶稣确实发生过一件“事件”，那就是被钉十字架。而“他们”随后便围绕着这一事件“编造”了其他故事。

从“童女怀孕”到“神之子从死里复活”，所有这些神话传说竟然都适用于耶稣，这绝非巧合——如此多的巧合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这份概述中（是我

从一位美国朋友那里得到的），甚至都没有提到耶稣与门徒们共进的包含面包和葡萄酒的“圣餐”根本就没发生过，而是从密特拉教中借鉴而来的。在那里也举行过这样的告别宴，有面包和葡萄酒。这一切难道不是明确的证据，证明我们从《圣经》中了解到的耶稣生平，其实是一部有预谋的、极其人为的拼凑之作吗？这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又是谁干的？

《新约》是伪造的吗？2000 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耶稣确实存在过，他也确实被钉在十字架上。但不可能有那么多巧合，以至于从“童女怀孕”到“复活”等所有这些神话故事（参见概述）竟然也都发生在耶稣身上——因此，这些故事都是被强加给他身上的。但究竟是谁干的呢？信徒们不太可能这么做，他们更可能尽可能准确地记录真实发生的事情。

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些故事是耶稣的反对者捏造的，而这些人正是将他钉上十字架的同一群人。当然，他们采取的手法非常狡猾。

为什么呢？我们从电脑上就了解这个问题：当我们删除某样东西时，它实际上仍然存在——硬盘上的数据只有被其他内容覆盖后，才算真正被删除。耶稣的情况也是如此：必须给他编造一个新的故事。这与神学家们所说的也相吻合——当他们谈论“复活前的耶稣”和“复活后的耶稣”时，指出复活前的耶稣，即所谓“复活”之前的耶稣，与复活后的耶稣截然不同。因此，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复活节后的耶稣是一个有意识的虚构产物——其源头可追溯至保罗，他以自封使徒的身份混入了早期耶稣追随者的行列——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彻底地抹去复活节前的耶稣，也就是真实的耶稣。

那么，为什么要抹去真实的耶稣呢？

尤其是当时对待妇女的方式，恐怕简直是罪大恶极：在《但以理书》附录中的《苏珊娜故事》中，我们了解到妇女是如何被胁迫发生性关系——甚至被迫卖淫的：如果按照当时的“双证人制度”（“要么你跟我们发生性关系，要么我们就举报你——声称我们亲眼看到你和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样你就会被处决”），两名男子威胁一名女子，如果她不愿发生性关系或从事卖淫（总能找个借口！），那么大多数女性恐怕都会被迫屈从于性要求，毕竟她们更想活下去——而且她们当时还觉得自己是罪人。

耶稣随后在公开演讲中揭露了真正的罪魁祸首，指出那些指控纯属无中生有——而那些男人才是犯罪动机极其恶劣的罪犯。

他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设法以莫须有的罪名将耶稣除掉。

不过，请在“要素2”中了解更多内容！而在“要素1”中，您将了解到耶稣的奉献精神如何在当今时代得到践行，因为针对女性的虐待现象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作者拥有神学硕士学位（天主教），曾任职学校宗教课教师，现已退休。

www.michael-preuschoff.de, 电子邮箱: hpreuschoff@gmx.de

此外，还有一份附加材料：

亲爱的圣雅各之路（Way of St. James）朝圣同道：

自古以来，朝圣的目的不仅仅是徒步跋涉并抵达圣地亚哥，更在于发掘新的理念，以便在归家后付诸实践。我相信，这份传单中提出的观点确实值得深思！

随附的是一封致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教育部长伊娜·布兰德斯（Ina Brandes）女士的公开信：

针对学校性教育中存在的极端厌女与蔑视女性现象——呼吁转向“尊重女性的性自主权”！

Michael Preuschoff | Bergstr. 29, 50171 Kerpen | 2026年7月12日 | 神学专业毕业生（天主教）及退休职业学校宗教教师

尊敬的布兰德斯部长：

请您查阅随附文章的第10页，该文章刊载于《世界报》（Die Welt）——这份报纸绝非那种带有厌女或蔑视女性色彩的媒体。然而，厌女与蔑视女性的行径在我们的社会中本不应有立足之地——但遗憾的是，它们确实存在，且程度令人震惊！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难发现这一点！

那么，《世界报》（Die Welt）的一篇文章将“感觉太年轻”或“太害羞”列为女孩们不开始性行为的原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统计人员和编辑根本无法想象真正的原因：这些女孩拥有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并意识到此类性行为会违背这种道德感（她们不愿成为荡妇，也不愿沦为廉价、无脑的性玩物）。换言之，他们认为女孩无法达到高尚的道德标准——认定她们愚蠢且受低级本能驱使，从而从一开始就否定了她们具备这种道德品质的可能性。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厌女的态度了。而且，这似乎不仅是《世界报》的立场，更是当今文化中对待女孩的一种普遍态度。既然抱有这种心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去考虑或开发其他应对方式了——毕竟，人们一开始就认定，面对这些“愚蠢、受本能驱使的女孩”，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因此，如今的性教育只教她们如何使用避孕药和避孕套来预防怀孕及性病；而宗教界则听之任之，对于那些无法应对自身“注定受本能驱使”的天性所带来后果的人，除了提供上帝的宽恕与仁慈外，别无他法。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教育方式——竟将自身在有效教育方面的无能，转化成了一种积极的教育目标！

你能想象我今天多么渴望成为一名教师——和10到15岁的孩子们一起

工作——并掌握着这个理念吗？我真想彻底改变现状，揭露成年人，尤其是当今性教育者的潜在态度（现代性教育难道不是源于红绿党吗？）。其根本前提难道不是对女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女孩”）的纯粹的、制度化的蔑视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没有人尝试用理性来引导女孩与生俱来的道德本能——用一个她们乐于接受的、能够赋予她们力量去影响男性世界，并最终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念。

我附上了一篇文章，阐述了事情可以如何改变！它概述了一种替代方案，展示了年轻人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如果这个理念想要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这样的替代方案就至关重要！

顺便说一句，我目前也并非完全没有成效：我的一位前学生（土耳其裔）在婚姻失败后想起了我——具体来说，她记得我过去是如何倡导以理性而非任何宗教（尤其是那些对身体抱有敌意的宗教）为基础来构建人际道德的。她希望确保她 13 岁的女儿不会像她一样受到宗教的扭曲，她希望我们能一起为女儿做些什么，让她能够体会到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之美。

难道教育部长——他所属的政党自称基督教政党，却又对学校课程产生影响——不应该承担改变现状的责任吗？毕竟，基督教教会自身无力改变现状，他们囿于神圣神话的教条，固守着宣扬上帝宽恕和怜悯的商业模式。

您能否组织一个论坛，让我回答一些问题？（我希望与会者事先熟悉本文内容，并安排一个正式的问答环节。）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而且必须立即行动！当然，我也在其他地方尝试——与其他政党，甚至德国选择党（尽管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回应）——但我不想忽视基民盟。毕竟，基民盟理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社会力量！

期待您的回复。此致敬礼， www.michael-preuschoff.de

另请阅读“第二部分”（至少阅读开头），了解其与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联系。

关于“公开信”：为了确保这封信不会因为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被直接扔进垃圾桶，我会将副本发送给多家媒体以及一些教会（仅供参考！）。